



最后的处男

ZUI HOU DE CHU NAN

梁广程 著

中国的《阿甘正传》
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守望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中国的《阿甘正传》
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守望

2247.57
LGC



最后的处男

ZUI HOU DE CHU NAN

梁广程 著

I247.57
LGC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处男/梁广程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6. 10

ISBN 7 - 80186 - 574 - x

I. 最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4538 号

最后的处男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350 千

印 张: 13.5 插页 2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186 - 574 - x

定 价: 24.00 元

序

虐食 动物的恶习，中国自古有之。

张鷟《朝野僉载》记载，唐代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都是虐食的热衷者。兄弟俩互相比赛，看谁在虐食上更有创意。张易之的发明是在铁笼内放置多只鹅鸭，铁笼周围烧上一盆盆火炭，铁笼内一个铜盆煮着滚开的五香调料汁，鹅鸭受不了炭火的煎熬，就在铁笼里乱窜，渴了就喝滚烫的五味汁。就这样，外面火烤，里面汁烫，不用多长时间，整只鹅鸭就被烤熟，羽毛脱尽，热腾腾，香喷喷，端上桌来，大家群起食之。张昌宗则把鹅鸭换成小驴：他将驴子拴在小屋里，四周摆满火炭，铜盆内盛满滚烫的调料汁，小驴外烤内烫，直至活驴内外烤熟，这时，食客拿个碟子，爱食哪个部位，就自己动手割而食之。有一天，张昌宗来看望哥哥，说起马肠好吃，张易之随即从马厩牵过一匹马来，用快刀在马肚上切开口子，伸手入马肚掏出马肠割下煎炒而食，那马疼得大嚎，过了好长时间才死，哥俩却直说马肠果然好吃。

宋代秦州知州韩缜也爱吃驴肠，每次宴请必食这道菜，但嫌张昌宗的方法耗时太长，而且驴肠太烂不爽。他改用随吃随取的方法。他让厨师把驴缚在柱子上，等到宴会上客人喝酒传杯时，才让厨师割开驴腹取出肠子趁鲜快炒，端上桌来。大家一边品尝，一边欣赏后堂驴的惨叫，真可谓“色、香、味、声俱全”。

据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记载，明朝有一官家子弟爱吃闷汁鳖肉，其法是把鳖放进锅内加水，锅盖上有孔洞，文火煮水，鳖遇水热将头探出洞外，这时用佐料喂鳖，直至把鳖煮熟，据说鳖肉鲜美无比。

清代虐食又有新花样。钱冰在《履园丛话》中记载，某公爱食鹅掌，其法是把鹅放在铁板上，下面用火焙烤，鹅被烤得边叫边跳，这时再不断给鹅喂以姜汁、酱油、料酒，不一会，鹅掌被烙熟，大如团扇，割下食用，鲜美绝伦。

民国初期，广东南海一梁姓大地主，爱吃生猴脑，其法是在桌面中间挖一圆洞，将猴子关在特制的箱子里，只有猴头露出桌面，并把它的头毛剃光。酒过三巡，主人一声令下，厨师拿起小银锤敲击猴头中央，将头壳敲碎，再用刀切开头皮，用镊子将骨片取下，大家纷纷用小银匙舀出雪白的猴脑，蘸上佐料，大快朵颐。

现代又有生取熊胆汁、生剥貉皮、生喝甲鱼血、活烤果子狸、泥鳅钻豆腐、生食醉虾、麻辣活鱼火锅等等虐食动物的做法，都极尽残忍之能事。

笔者在这里列举种种虐食方式，当然不是为了鼓动大家去尝试，相反的，是希望杜绝这种野蛮行径。古人在谈到虐食行为时，都附言虐食者必遭报应：生下男孩是呆子，生下女儿是石女，虐食者死后还会落地狱、下油锅……前些时候，中国非典闹得很凶，有人传言，这是中国人不善待野生动物的报应。

话说回来，本书故事的缘起刚巧与一桩虐食行为密切关联……

目录

CONTENTS



序	1
第一章 护身符	1
第二章 阿贡道长	55
第三章 桑戛活佛	135
第四章 祖祖环素女祭师	195
第五章 索娜王妃	301
尾声	421

护身符

清代北京皇城外西北郊，有一条苏州河，河的东畔有一条苏州街。这条苏州街是乾隆皇帝为讨母亲孝圣皇太后的欢心，在母后七十大寿时专门建造的。街长数里，街中的酒楼、戏院、杂货店、药店、赌场、当铺、钱庄、茶馆、织布店、染房、作坊、小吃店等，还有各商号的招牌、字样，都按苏州格式；店中伙计也来自苏州，满街吴侬软语，如同江南繁华的苏州城一般。因为苏州河的上游与皇家园林中的昆明湖相接，从颐和园南门出来不远就到苏州街，所以苏州街建成后就成为皇后、妃嫔、阿哥、格格、宫女和大小王爷们嬉戏娱乐的去处。每逢重大节日和喜庆的日子，这些皇亲国戚和显贵们一个个都装扮成老百姓的模样，拿着碎银，到苏州街来找乐子。套一句时髦的话说，苏州街就是当时的皇家俱乐部。

苏州河的下游，有一个闸门，叫广源闸，把苏州河水一

分为二：大部分河水被闸门堵住，向东流去，经万寿寺、紫竹寺，进入护城河；少量河水继续向南流去，进入钓鱼台。就在广源闸南边不远处，一东一西建有两个大宅院，院子各占地百十亩，高高的围墙内古树参天，大门关得严严实实。院宅内琉璃瓦盖，雕梁画栋，从苏州河引来清清的河水，从太湖购来高大奇石，整个院落亭台楼阁，假山湖泊，错落有致，各具匠心，一派江南园林特色，比京城内的小王府精致多了。

河北面院落主人姓洛，名得荫，南面的院落主人姓魏，名子奇。他俩都在二十五岁，都是独子单传，都幼年丧父，都继承了巨大的家财。

洛家酿得一手好酒，家中数十个大地窖，存放了千百坛几十年、上百年的陈年老酒，什么莲花白、菊花白、女儿红、国公酒、鹿茸酒、三鞭酒、十全大补酒……应有尽有，是专供皇宫和大小王府饮用的御酒。京城里，谁不知道“洛家御酒醉万家”这句名言啊！

魏家则在京西玉泉山一带置有良田数千顷，借着玉泉山处处清泉，旱涝保收，种出的稻米绿中透白，粒粒如同珍珠一般，百年来一直是专供皇亲贵胄食用的御粮，京城里早有“不食魏家米，不知粮中味”的说法。

俗语说，富不过三代，但是洛、魏两家之富早就超过三代了，原因何在？原来两家的祖先都为子孙制定了约法五章：第一不当官，第二不露富，第三不欺压百姓，第四不做伤天害理之事，第五关起门来过日子。两家后人都严格遵守祖先遗训，所以子子孙孙倒也富贵平安。

原先洛、魏两家在满人入关前都曾是清军买办，为军队后勤效力，大大地捞了一笔。他们的祖上曾经拜过把子，两家亲密无间，逢大节必在一起相聚，轮流主持祭祖事宜。满人入关后，双双辞官从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家的后代都成巨贾。因为惧怕过多的接触会引起风风雨雨，渐渐地，两家子孙们生分起来了。待到洛得荫、魏子奇两位少主人主持家政时，两家再也没有任何来往。

光绪十七年(公元 1892 年)的中秋节刚过去不到一个月,九月九日重阳节就要来到。重阳节是中国人的大节,更是洛家非常看重的节日。

重阳节前夕,洛得荫正和大内教头莫有为、正红旗参军翁同贵在书房中喝茶聊天。管家赖逸梦走进书房,看到少主人正和客人说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,便欲言又止。正想转身离开,却听得少主人喊住了他:“老爷子,有什么事,尽管说,这里没外人。”

赖逸梦五十岁模样,是洛家的老管家,在洛得荫的祖父洛建业当时,就已经忠实地跟随在洛建业左右,如果按辈分来说,他是洛得荫的长辈,但毕竟是仆人出身。所以洛得荫称呼他为老爷子,一种界乎于长辈与仆人之间的称呼。

赖逸梦弯着腰返回书房,对着莫有为、翁同贵轻声说:“莫爷吉祥,翁爷吉祥。”又转身问少主人:“刚才主子让洛得兴喊奴才来着。”

洛得荫说:“对了,苏杭那边请来的花头到齐了没有?明晚宴会给客人的请柬发齐了没有?”

“回主子,南边要请的花头都到齐了,给客人的请柬也都发齐了。”

“你叙叨叙叨,看请的花头是什么货色?”

“苏州桂花楼的李珍珍、卢花艳,莫愁公寓的黄秀梦、金灵子,杭州绣花楼的陆美玲、陆金玲姐妹,得月楼的沈阿秀、郭俊俊,扬州翠苑的范莺莺、李蕙娘,一共八位,都是江南顶尖艺妓,不但长得年轻美貌,而且个个弹、拉、演、唱、做俱佳,保证主子和各位爷满意。”

赖逸梦一边说,洛得荫、莫有为和翁同贵一边点头。

洛得荫说:“都给我侍候好了,北方天气和江南不同,可别让姑娘们染病了。”

赖逸梦说：“知道了，主子放心。”

莫有为说：“老赖头，明晚准备了哪些菜？可别再让我们吃什么红烧熊掌、燕窝鱼翅、冬笋火腿那些陈年货色，这些东西我们在家天天吃，早就够够的了。”

赖逸梦满脸堆笑说：“莫爷放一百个心。为这次重阳盛宴，我家主子没少费心思。请听奴才禀报：明晚的主菜有百年山瑞炖雪莲、原汁烟台深海大鲍鱼烧鹅掌、半斤一只的金毛大闸蟹、杭州灵隐寺埋地三年的佛跳墙、烩南海深水石斑鱼唇，最最让人欢喜的是……”

洛得荫故作神秘：“打住，打住，先别都抖搂出来，待明儿让他们有个特别惊喜。老爷子，明天登高、拜佛、拜祖等事項都安排停当了吗？”

赖逸梦：“都安排好了。”

洛得荫：“那就好。还有什么事要禀告吗？”

赖逸梦：“还有件事没办实，要请示主子。”

洛得荫问：“什么事没办实？”

赖逸梦：“回主子，只买到两头子驴、两头牝驴，还缺一头子驴、一头牝驴。”

洛得荫厉声说：“这还了得！是谁主办的？”

“洛五。”

“洛五呢？”

“在书房外候着呢。”

“传他进来。”

洛得荫话音未落，洛五已经快步走了进来，跪倒在地，左右手一齐开弓，猛打自己两脸，边打边说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奴才耽误了主子们的大事，罪该万死。”不一会，双脸由红变紫，鲜血已从鼻孔嘴角流出。莫有为、翁同贵先是一愣，随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

洛得荫说：“停，停，待会儿再掌嘴不迟。这件事不是说没差错了吗？怎么

又打横杠？”

洛五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回主子，这件事是早就办妥了的，可昨几个南院魏家突然发难，硬是牵走一头子驴一头牝驴，说是他们早就买下了的，也等着过节用。我去找魏家论理，却被他们一群光棍轰了出来。还蛮不讲理，说我们穷凶极恶，抢了他们的驴子。”

洛得荫摇了摇头：“这魏子奇越来越无状了，前些日子他们派人硬把闸口下边开了个口子，让苏州河水先流到他们院里，我看在祖先是结拜兄弟的份上，息事宁人。现在他们变本加厉，竟放纵家人抢我们的驴子，就差没有在我头顶上搭茅房了，太过分了吧？”

莫有为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得荫兄不必跟他们太客气了。明儿我派几个亲兵上老魏家把小驴给你夺回来，顺便教训教训这群王八蛋，给你出了这口恶气。”

翁同贵淡淡一笑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上书房传出话，今年夏季，大清国南方大涝，颗粒无收；北方大旱，赤地千里。盗匪云涌，百姓到处流浪，饥不择食，许多人以树皮、观音土充饥，有人易子而食，十六七岁的闺女，只要有一口饭吃，就白送给人。这次大江南北的饥荒来势太凶，闹得光绪爷寝食不安，火气大着呢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这个大内总教头不为皇上分忧，却带头闹事，皇上知道了不揭了你的皮才怪呢。再说，一群大内高手为夺两头小驴大打出手，传出去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。”

这一说，倒把洛得荫、莫有为和赖逸梦都逗笑了。

莫有为说：“那怎么办？明儿我们的重阳大宴就让他们给搅了？我第一个就不干。要不同贵兄派几个火枪营的弟兄假扮强盗去把驴给抢回来？”

翁同贵说：“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我和魏子奇还有几分交情。晚上我回火器营时顺道上他家跑一趟，保证让他把驴送回来。如果得荫兄同意的话，干脆请他过来一道玩玩算了。得荫兄无非餐桌上多放几双筷子罢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莫有为点点头：“看来还是正红旗的参将有智有谋，不像我这个老粗只会动拳头。”

洛得荫欣然同意：“那就拜托了。不过，事成之后，别忘了让他顺便带几个得色的丫头过来，否则不够用的。”

莫有为说：“可别把一些又酸又臭的秀才也带了来，没的败了咱们的兴致。”

翁同贵说：“有为兄大可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吧。”



当晚，翁同贵来到魏家。魏子奇已经更衣准备歇息，听说翁同贵到来，心里嘀咕：“这位正红旗的参将，平时来往不勤，怎么今儿个夜里还上门来？他可是老佛爷的爱将，得罪不起……不会是有要紧事来通报吧？”于是连忙换上衣服来到书房。两人一见面，魏子奇一把抓住翁同贵的胳膊说：“同贵兄，好久不见，想死我了。深夜来访，必有要事相告，只不知是福还是祸？请同贵兄快快相告。”

翁同贵哈哈大笑说：“子奇兄脸泛红光，紫气东来，又有王公贵胄罩着，祸事看见你都躲着跑，只怕你家福气太多，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个从房顶溢了出来，掉到地上丁当乱响。”

魏子奇笑笑说：“同贵兄见笑了。请，请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。来人啊，快上好茶。”

仆人连忙送上好茶。

翁同贵坐下说：“我确有要事相告。其中一桩是你爱听的，另一桩是你不爱听的。不知你想先听爱听的，还是先听不爱听的？”

魏子奇说：“好家伙，你的绕口令都把我绕晕了，你就挑我爱听的先说吧。”

翁同贵说：“你爱听的是你家河对面的洛家少东家洛得荫，明晚设家宴请你这位魏家少东家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魏子奇显得有点为难：“这个……”他犹豫着，心想：“自从父亲过世后，我们少说有十多年没见面了，上次为引水的事，两家更失了和气，现在无缘无故请我，有点蹊跷，不会是设下套子让我钻？”

翁同贵说：“子奇兄不必多虑，得荫兄只不过想和你亲近亲近，请的朋友也是咱们都熟悉的，也就是莫有为、冯去病、金兴志等八九人，一色的军界中人，一个文官、秀才也不要。还请了些江南艺妓，个个色艺双全，演的是《水漫金山》、《西厢记》。”说到这里，翁同贵故意压低嗓音：“最后还有令子奇兄意想不到的趣事。”

魏子奇也压低声音：“什么趣事，这么神秘？”

翁同贵哈哈一笑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魏子奇：“好，我去。现在请说我不爱听的。”

翁同贵便把洛家小驴的事说了，魏子奇听罢大拍桌子：“这还了得，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缺德事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来人啊，快把魏全给我找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老管家魏全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，毕恭毕敬地问：“主子，您找我？”

魏子奇：“你这个家是怎么管的，你手下人把洛家的驴子都夺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魏全：“回主子，是魏明德干的。”

魏子奇：“确有其事？”

魏全点头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前些日子魏明德和洛家的洛五赌钱，洛五赌输了十两三钱银子，耍光棍不还钱不说，还口吐狂言，说我们魏家是吃软饭的，不敢惹他们洛家。魏明德气不过，便和几个弟兄过去洛家鹿圈，牵来了他们一公一母两头小驴抵债。”魏明德是魏子奇的远房侄子，所以魏全明显袒护自己人。

魏子奇：“你是怎样处置这个事的？”

魏全：“奴才正要请主子拿主意。”

魏子奇怒极而吼：“传我的话，把魏明德捆了，你亲自把他押到洛家，要刚要杀，任由洛家处置。”

魏全犹豫着：“这个……”他转向翁同贵，露出求情的神色。

翁同贵：“子奇兄息怒。我看息事宁人算了。”又问魏全：“老人家，那两头驴还在吗？”

魏全：“回翁爷，活得好好的。”

翁同贵：“这就好办了，待会儿你让账房主事写封信，表个歉意，然后请老人家亲自将驴送回洛家。其他事由我明儿向洛家解释，免得旁生枝节。子奇兄，你看这样做是不是更稳妥些？”

魏子奇叹口气说：“好吧，就按同贵兄的主意办吧，拜托了。”

翁同贵：“一言为定。还有个事，明晚子奇兄上洛家时，一定要顺便带几个得色的丫头过去，那边等着用。千万别忘了。”

魏子奇：“遵命就是。”

4

重阳节这天上午，天高云淡，一望无际，正是登高的好天气。洛家全家上至洛母、公子，下至管家、丫环和小子，个个打扮得光鲜灿烂，骑马的，坐马车的，步行的，结成一个大大的出游队伍，浩浩荡荡地向西山进发。他们有意避开热闹的场所，绕开苏州街，躲过兰靛厂的火器营基地，径直来到香山古刹碧云寺。

碧云寺位于北京西山中麓，坐西朝东，由山门直达寺顶，依山势逐渐升高，古树环绕，郁郁葱葱，浑然一体。重修该寺时，乾隆皇帝在碑石上亲赐御笔：“西山佛寺累百，惟碧云寺以閼丽著称。”洛家把碧云寺作为首选的供奉庙

字,却是因为它与洛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干系。

碧云寺主持悟一法师身披大红袈裟,率领身着盛装的僧众,早在寺院门前夹道迎接洛家一行。

悟一法师看到洛家行列来到寺院,快步迎向前来。

洛得荫赶紧下马,迎上前去,紧握老法师的手说:“老法师亲自相迎,折杀我了。”

悟一法师笑道:“应该的,应该的,公子每年都几次光临小寺,小寺众僧心存感激。”这时一位小僧手捧托盘快步走上前来,悟一从托盘上取下一个香袋说:“这个护身符由老衲亲手缝制,已经隆重开光,请公子时时佩戴,不可离身,愿佛祖保佑公子岁岁平安。”

洛得荫接过香袋细看,香袋绣得十分精致可爱。上面绣有“尔勿离吾,吾不弃尔。悟一法师赠洛得荫公子”十八个小篆,洛得荫诚恳地说:“谢法师。”

洛母在众侍女的簇拥下来到悟一法师跟前说:“老法师安好。”

悟一故作惊讶:“您是谁?好面善!唉,老了,记不起了。”

洛得荫:“这是家慈。”

悟一:“阿弥陀佛,原来是洛夫人呀!失敬,失敬。我还以为是哪来的年轻漂亮的格格呢。好福气呀。”

洛母听到称赞,咯咯地笑了起来:“老和尚真会逗人。”

又一位小僧手捧托盘快步走上前来,悟一从托盘上取下一串佛珠说:“这是一串寺传古老念珠,相传是小寺开山祖师法根的遗物,到现在也有三百多年了。也只有像洛夫人这样笃信我佛者才配用,请洛夫人笑纳。”

洛夫人接过佛珠双手合十,诚恳地说:“多谢法师。”

这时洛得荫拍手三下,赖逸梦闻声命家人将一担担礼物抬了过来。洛得荫指着礼品说:“老法师,这里是纹银一千两,灯油五百斤,细布五十匹,粗布五十匹,还有我们洛家全家亲手缝制的布靴一百双,略表我们洛家对佛祖的

一点心意。”

悟一：“施主太破费了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请各位施主到小寺禅室稍事休息。寺里已经为各位施主准备了素餐。”

洛得荫：“不了，我们先进香，然后还要登高呢。”

悟一知道洛家的规矩，一摆手：“请随意。”

洛家一行由洛母带领进入山门。一行人一进入大雄宝殿，寺内钟鼓齐鸣，颂经之声连绵一片。洛母带领大家肃穆虔诚地向佛祖行三伏三跪大礼。随后他们来到菩萨殿，洛母特地向观音菩萨多进几炷香，口中默念：“恳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媳怀胎平安，生个男孩传宗接代。如果愿望得以实现，我一定给您重塑金身。”

一行人又来到了水源院。水源院是寺内风景最幽静秀美的地方，堪称人间仙境。它位于碧云寺的北面，四周高耸入云的古松环绕，深处是巨大的岩壁，岩壁上长满青苔，泉眼里涌出的潺潺涓流，从高处跌落池中。深深的池水清澈见底。泉水喝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甘甜感觉。岩壁中还天成一洞，洞内左右又各套一洞，称为三仙洞。

洛家一行来这里可不是为欣赏风景的。他们由洛母带领，点香焚烛，男女分为两组，男在东，女在西，一起跪倒在地，向着泉水的源头俯伏膜拜。由这里流出去的泉水汇成一条溪流，流入寺外一处宅院中，成为洛家取之不尽的酿酒泉水。说来也怪，京城西郊泉眼逾万，却未见水质有如水源院这般甘美适于酿酒者。洛家早就买通寺中方丈，派出武僧日夜在水源院看守，严防有人污染泉水。每年重阳节，洛家必来水源院拜祭。

下一个进香之处应该是五百罗汉堂，洛得荫对洛母说：“母亲，我看您有点累了，罗汉堂您就甭去了，由我们替您向各位佛爷——朝拜吧。”

洛母说：“我也真的有点累了。好吧，就由你代我向各位佛爷进香，特别要好好谢谢济颠老佛爷。”

洛得荫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洛得荫知道母亲嫌罗汉堂内阴暗潮湿，而且每个罗汉都有不同的表情，有的笑、有的愁、有的若有所思、有的若有所失、有的恨、有的爱、有的痴、有的疯……乍一看，着实让人害怕，所以每次都由自己代为进香。

悟一法师适时地出现在洛母跟前说：“夫人和各位女施主是否愿意到禅室歇息歇息？我已经为夫人和小姐们准备了上好的茶水。茶是杭州极品明前龙井，水是咱们水源院的山泉水，这样沏出来的茶，只怕宫里的格格也不一定喝得着呢。”

洛夫人笑着说：“法师如此招待，折杀我们了。姑娘们，走，咱们就当一次格格去。”

罗汉堂在寺庙的南侧，建于乾隆十三年，仿杭州净慈寺罗汉堂，总共五百零六尊。如果每尊罗汉都烧一炷香，再拜上一拜，恐怕要花掉小半天时间，所以历来洛得荫挑重要的罗汉来膜拜，其他就交由管家和佣人分头代办。

洛得荫的主要任务是给门口的四大天王、大殿中央的三世佛、东北西南四条主道上的护法金刚、疯僧、地藏菩萨、接引菩萨上香，接下来要进香的是与洛家极有因缘的几位罗汉：一位是第二百九十四位的暗夜多罗汉，他是康熙皇帝的替身；一位是第三百六十位的直福德罗汉，是乾隆皇帝的替身。这两位皇上都对洛家的事业有过很大的扶持，所以要认认真真地拜上一拜。最后，洛得荫来到罗汉堂北端，在地上祭上一壶百年老酒，放上几个杯子，并向蹲在房梁上的济颠活佛拜了几拜。他念念有词：“济颠爷爷你老人家吉祥。托您的福，今年咱家又酒业兴旺，全家安泰，老幼平安。本来还想给您老人家供上大碗红烧狗肉，因怕其他不吃狗肉的佛爷不悦，所以没有张罗，请济颠爷爷莫要责怪。”说完把酒壶里的酒倒在酒杯里，放在小几上，又深深地拜了几拜才离去。

济颠实有其人，原名李心远，南宋台州人，在杭州灵隐寺出家，出家后法名道济，后又移至净慈寺。他不守戒律，爱喝烈酒，爱吃狗肉，吃狗肉不算，还